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六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六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擬經九

孫盛晉陽秋

隋志三十二卷 唐志二十二卷

佚

晉書孫盛著晉陽秋辭直理正直書枋頭之事桓溫

見之怒其子請刪改之慼不可予遂私改之太元中孝武博求異聞始得別本於遼東考校多不同書遂兩存

中興書目晉陽秋本二十二卷今止存宣帝一卷懷帝下一卷唐人所書康帝一卷餘亡慼不名春秋而曰陽秋者避鄭太后名也

周密曰簡文鄭后諱阿春故以春秋為陽秋

習氏鑿齒漢晉陽秋

隋志四十七卷唐志五十四卷

佚

檀道鸞曰鑿齒少而博學 情秀逸温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户曹參軍滎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温覬覦之心也

世說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荊州治中後至都見簡文忤旨出為滎陽郡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

晉書桓温覬覦非望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凡五十四卷

鄧氏粲晉陽秋

唐志三十二卷

佚

晉書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不應州郡辟命荆州

刺史桓沖請為別駕

檀氏道鸞續晉陽秋

隋志二十卷

佚

隋志宋永嘉太守檀道鸞撰

劉知幾曰晉江左史官自鄧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已下相次繼作遠則偏記兩帝近則惟序六朝　又曰道鸞好出奇語

蕭氏方等三十國春秋

隋志三十一卷 唐志三十卷

佚

隋志梁湘東世子蕭方等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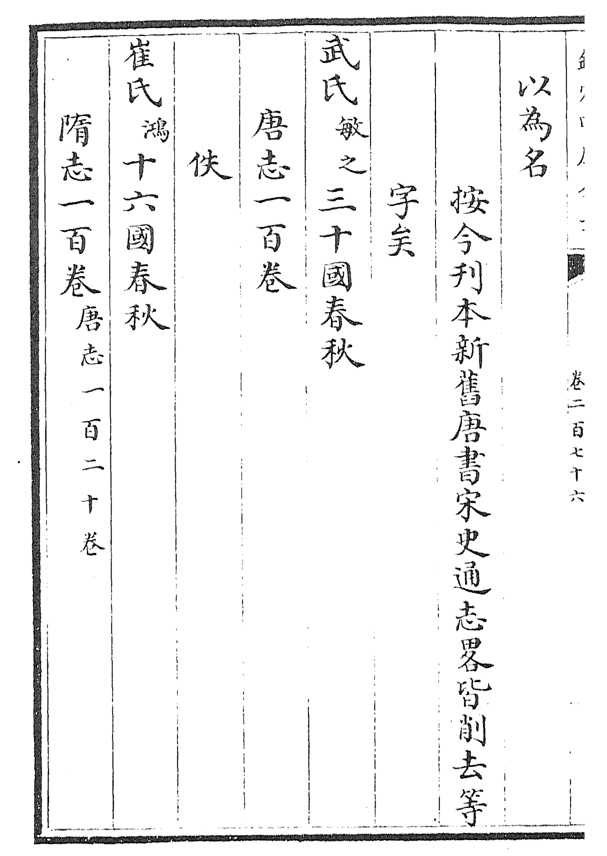
梁書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時河東王為湘州刺史不受督府之令方等乞征之世祖拜為都督令率精卒二萬南討至麻溪河東王率軍逆戰方等擊之軍敗溺死

劉知幾曰劉石等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比諸羣盜忌夫至公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諡僭帝者稱之以王

中興書目方等采削諸史以晉為主附列漢劉淵以下二十九國又取吳孫皓事起宣帝訖恭帝

王應麟曰方等梁元帝子為三十國春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

楊慎曰佛氏有方等經猶云平等世界也故蕭氏取



以為名

按今刊本新舊唐書宋史通志畧皆削去等字矣

武氏敏之三十國春秋

唐志一百卷

佚

崔氏鴻十六國春秋

隋志一百卷唐志一百二十卷

佚

北史後魏崔鴻以劉元海石勒慕容雋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勃勃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秃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晉劉蕭之書稽以長歷考諸舊志又别作序例一卷年志一卷凡一百二卷

劉知幾曰崔鴻鳩諸偽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魏收以鴻世仕江左故不録司馬劉蕭之書今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為主亦猶班書之載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　又曰魏世黄門侍郎崔鴻考覈衆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曰録主紀曰傳謂之十六國春秋鴻始以景明之初求諸國逸史逮至始元年鳩集稽備而以猶闕蜀事不果成書推求十有五年始於江東購獲

乃增其篇目勒為十卷鴻沒後永安中其子繕寫奏

上請藏諸秘閣由是宣布大行於時

國史志鴻書世有二十餘卷舊志乃五十卷蓋獻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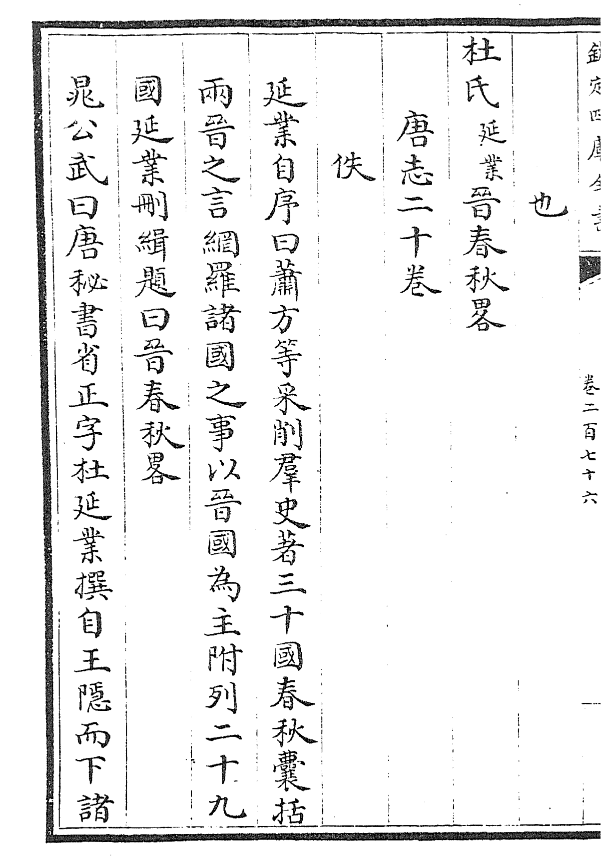
者妄分篇第

晁說之曰司馬公休言温公所考十六國春秋非崔

鴻全書

按今世所傳十六國春秋乃後人采晉書北

史冊府元龜太平御覽等書集成之非原書



也

杜氏延業晉春秋畧

唐志二十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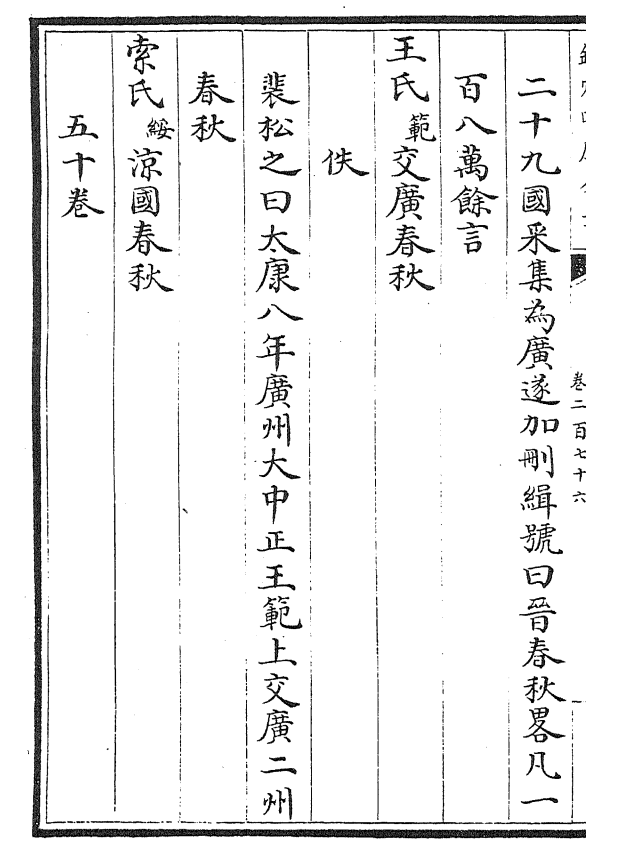
延業自序曰蕭方等采削羣史著三十國春秋囊括兩晉之言網羅諸國之事以晉國為主附列二十九國延業删緝題曰晉春秋畧

晁公武曰唐秘書省正字杜延業撰自王隱而下諸

書及諸僭偽傳記皆所詳究而以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刪緝為此書館閣書目作杜光業撰按唐志亦曰延業考新舊史他無所見未詳何時人

趙希弁曰右隋祕書省正字杜延業所述載唐書藝文志

中興書目唐祕書省正字杜光業撰并序起晉宣帝訖恭帝一百五十六年以後魏崔鴻撰十六國春秋尚未究盡梁蕭方等著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列



二十九國采集為廣遂加删緝號曰晉春秋畧凡一百八萬餘言

王氏範交廣春秋

佚

裴松之曰太康八年廣州大中正王範上交廣二州春秋

索氏綏涼國春秋

五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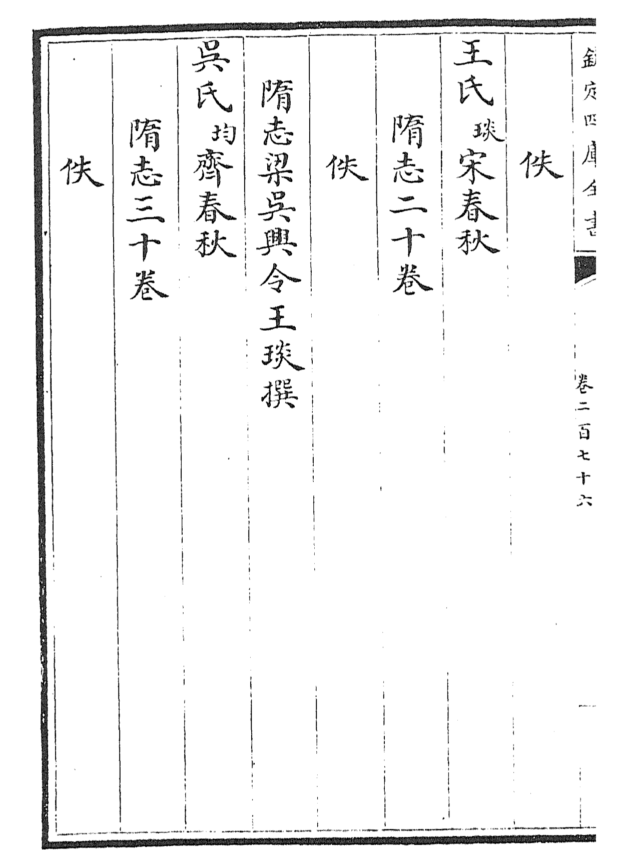
佚

崔鴻曰綏字士艾燉煌人舉孝廉為記室祭酒母喪去官又舉秀才著涼國春秋五十卷以著述功封平樂亭侯

劉知幾曰張駿命其西曹邊瀏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綏作涼國春秋五十卷

鮑氏衡卿宋春秋

唐志二十卷



佚

王氏琰宋春秋

隋志二十卷

佚

隋志梁吳興令王琰撰

吳氏均齊春秋

隋志三十卷

佚

隋志梁奉朝請吳均撰

劉知幾曰梁奉朝請吳均表請撰齊史乞給起居注并羣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聞見既多可自搜訪均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為齊明佐命帝惡其實詔燔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　又曰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者既不成君故不别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其流及秦之子嬰漢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記附孝

昭而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為紀事不師古何滋乖之甚與 又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而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而自答豈是敘事之體

裴氏子野齊梁春秋

佚

南史裴子野撰齊梁春秋始草創未就而卒

蔡氏允恭後梁春秋

唐志十卷

佚

舊唐書蔡允恭荆州江陵人仕隋歴著作佐郎起居舍人貞觀初除太子洗馬撰後梁春秋十卷

姚氏士粦後梁春秋

二卷

存

李作舟序曰余讀姚子所著後梁春秋而知奪嫡之不祥仁賢之有後天道若隂為劑量不爽眉髪者吁可畏也盖六代賢脩無過昭明不幸以一青懟没嫡冡失嗣至有梁神器一歸之簡文再歸之孝元兩君固皆武帝子也藉令天意而在兩君則當使之長有天下子孫永享顧兩君無論身死人手而聯翩血脩斬刈不翅草菅孝元兇忍固宜簡文儒弱而諸子斷

割尤苦僅僅遺一大圜豈梁武奪嫡之際簡文亦不無陰計於其間邪乃宣帝父子則雖羇棲一旅直以彈丸荆土依託周魏用抗彊陳者三十餘載而兩主稱帝諸子為王昆孫蕃衍七葉宰相與唐盛衰終始豈非上天明戒奪嫡黜報仁賢之意乎更觀一時為孝元破長沙害河東者莫僧辯若也而僧辯之死似實假手霸先至於後梁股肱若蔡王岑柳諸姓莫不顯著隋唐而文本亦復作相天意從可知矣此意冥

秘千古未有能道之者適濮陽明府以此書相示因共謀梓使此意灼然昭垂於千百年後且謂姚子編述是書不獨在繼絶存亡已也姚子名士粦經生而貧力於古者尚有西魏春秋余為稟之以需其成萬歷丁未

顔欲章序曰後梁春秋者何曰姚子以親親而尊尊賢賢而惡惡内内而外外續梁統也親親者何宣帝為梁武孫昭明子於派為嫡於名為順簡文孝元處

非其據咸以凶終帝以三世嗣梁歷載三十有三神明之胄可無統乎尊尊者何陳氏偷有神器僭假名號然梁有一日未亡之肖則有一日未亡之號故其上則有帝后太子諸王下則有公侯令僕文武以及即位崩薨贈謚之法雖小朝建可無位號乎賢賢者何釋裴政之誅昭忠也聽柳遐之歸旌孝也蔡大有李廣許孝敬書官書死明節也來徵沈重崇儒也歸我三州美字小也惡惡者何張纘伏誅惡禍本也還

師江陵殺河東王譽罪孝元也帝殺殷亮明宇文殺也復置江陵總管著隋志也內內而外外者何華皎內附與其歸也城安湘伐公安不克我所宜讐也吳明徹章昭達入寇統在我也客星犯楚熒惑犯太微天象在梁也所謂內也陳篡梁而不備書讐相篡也周魏之際陳氏諸主僅各一書所謂外也若夫太清三年梁猶未亡尋繼以魏之大統此從先帝志也實所以明孝元之無父也何也宣帝以賢儲宗屑不容

於孝元將駢首就戮若河東桂陽則蕭氏宗脈無噍類矣不得已而附魏以全宗也附魏則書魏統也孝元以全楚兵力樂其父兄之危擁兵不下第與宣帝兄弟讐殺坐致父兄死於逆景之手固不得為人君且不得為子為弟為臣三綱絕矣是梁不亡於敬帝而亡於孝元矣書以魏統葢用王通氏以元嘉遇弑其後不復備書以魏太和繼之之義也此余以春秋之義許姚子以尊尊而親親賢賢而惡惡内内而外

外續梁統之說也

吳氏兢唐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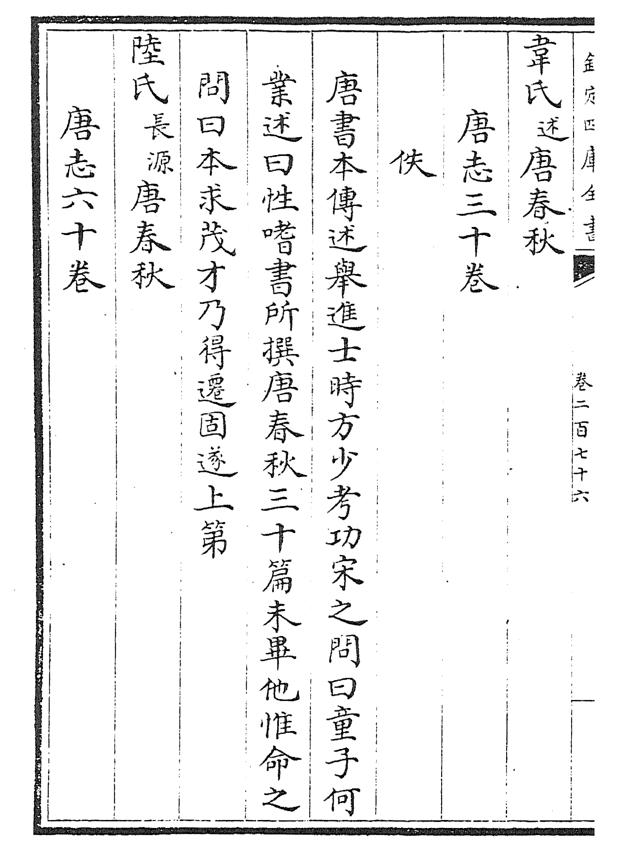
唐志三十卷

佚

唐書本傳兢景龍間任史事時武張監領事多不實兢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至開元中匄官筆札冀得成書詔兢就集賢院論次後貶荊州司馬以史草自隨蕭嵩領國史遣使者就兢取書得六十餘

篇

唐會要開元十四年七月六日左庶子吳兢奏臣潛心積思別撰唐書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藏私室歷二十餘年尚刊削未就於是彌綸舊紀重加刪緝雖文則不工而事皆從實斷自隋大業十三年迄於開元十四年春三月即皇家一代之典盡在斯矣詔兢就集賢院論次俄令就史館其書未就兢遷荆州司馬上令中使往荆州取得五十餘卷



韋氏述唐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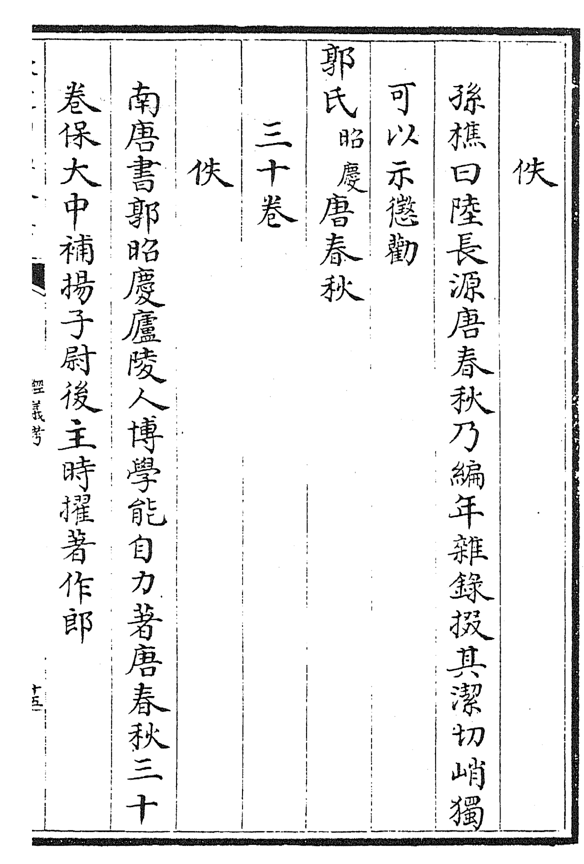
唐志三十卷

佚

唐書本傳述舉進士時方少考功宋之問曰童子何業述曰性嗜書所撰唐春秋三十篇未畢他惟命之問曰本求茂才乃得遷固遂上第

陸氏長源唐春秋

唐志六十卷



佚

孫樵曰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掇其潔切峭獨可以示懲勸

郭氏昭慶唐春秋

三十卷

佚

南唐書郭昭慶廬陵人博學能自力著唐春秋三十卷保大中補揚子尉後主時擢著作郎

趙氏瞻唐春秋五十卷

佚

包氏諝河洛春秋

唐志二卷

佚

唐志注記安禄山史思明事

鄭樵曰起安禄山叛訖史朝義敗

陳振孫曰唐祥州司功包諝撰記安史之亂

尹氏洙五代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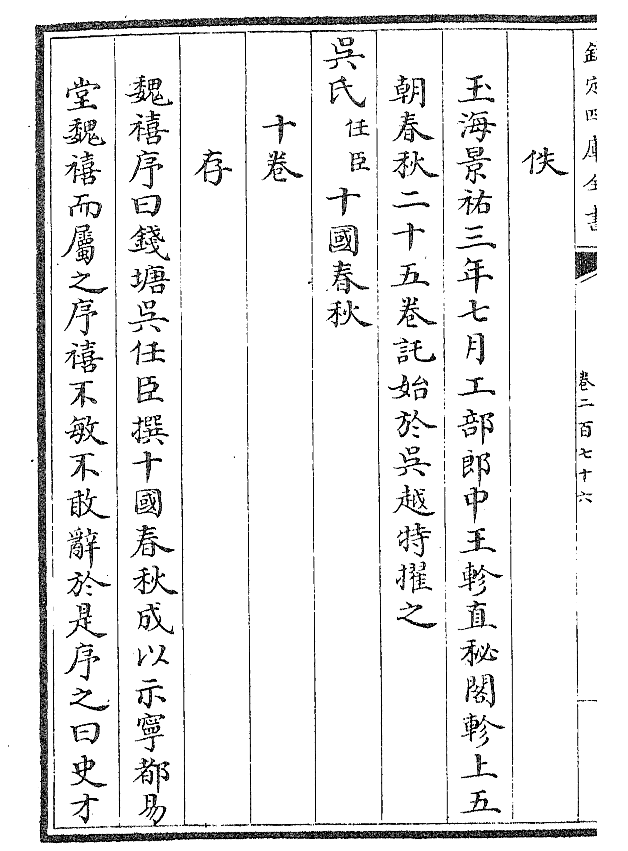
通志二卷讀書附志五卷

存

趙希弁曰右河南先生尹洙師魯所作也由梁太祖開平元年四月甲子迄於周顯德七年正月甲辰

王氏軫五朝春秋

宋志二十五卷



佚

玉海景祐三年七月工部郎中王軫直秘閣軫上五朝春秋二十五卷託始於吳越特擢之

吳氏任臣十國春秋

十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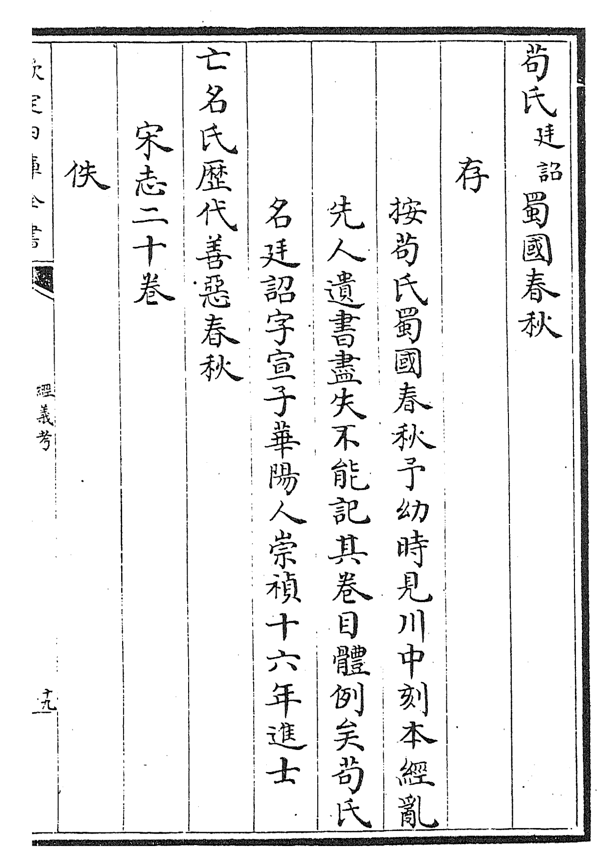
魏禧序曰錢塘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成以示寧都易堂魏禧而屬之序禧不敏不敢辭於是序之曰史才

之難也久矣世之言史者率右司馬遷而左班固禧甞以謂遷當以文章雄天下史之體則固為得蓋史主記事固詳密於體為宜遷則主於為文而已文欲畧而後工者則勢不得更詳而歐陽修五代史亦於事為畧至十國尤不備任臣生七八百年之後傳聞闊絶書籍散亡毅然起而補之其功甚鉅事亦最難禧讀其書采擇詳博而精於辨覈為文明健有法自史記漢書五代史而外豈亦有能先之者哉禧惟天

下之勢分之久則必合合之久則必分而其自合而之分也天下魚潰肉爛不可收拾當時所號為豪傑者非有殊尤絶異之才其德力皆不能相一峻法重歛戰爭不休生民之苦於是為極然吾嘗觀分崩之際其人才每為特盛蓋天下之治禮法明而風俗厚人心安和雖有竒才異能皆帖首抑志以就繩墨及其亂也憤鬱而思動鋌而走險上焉者紀綱法度不立而其下得肆志妄作以自盡其才故自周秦之末

以及五代莫不有特起之英踔厲沈深自奮於功名王侯將相皆以智力相取而非有倖得當其時有大力者出而驅之則合無大力者驅之則分彼帝制自為角立爭雄長者要皆韓彭馮鄧秦李曹石之流亞然後知天下蓋無時而無才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分崩之際最不足數莫如後五代而十國中人才可觀者既已如是任臣是書豈獨補古史之闕取備見聞云爾哉士不幸生其時當思所以自奮毋徒碌碌

以苟全性命為自得且觀其得則知十國之能分者何在觀其失則知十國之終於分而不能合者何故夫能以智力爭城畧地而不知定天下之有規模能屈志協力以得將士之用而不能深仁厚澤以得民心嗚呼此有志之士所為掩卷長太息者也任臣志行端慤博學而思深著有山海經廣注字彙補已版行而是書關係古今尤大惜無有能授之梓人以傳於世者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吾知其必有望矣



荀氏廷詔蜀國春秋

存

按荀氏蜀國春秋予幼時見川中刻本經亂

先人遺書盡失不能記其卷目體例矣荀氏

名廷詔字宣子華陽人崇禎十六年進士

亡名氏歷代善惡春秋

宋志二十卷

佚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七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擬經十

晏氏嬰晏子春秋

漢志八篇 隋志七卷中興書目十二卷

存

柳宗元曰疑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

中興書目晏子春秋十二卷或以為後人采嬰行事為書故卷頗多於前志

高似孫曰孔子删詩而魯頌居周商之中孔子定書而費誓秦誓在周書之後下僭上臣逼君禮義銷微制度掃地聖人無所施其正救而猶惓惓詩書至於世日益亂分日益陵三綱五常斲喪糜爛天地之變有不可勝言者而春秋作矣春秋所書莫大於齊晉之霸齊晉之霸莫雄於管仲之謀周室法度為之蕩

然其為術至慘也至無道也其遺患天下後世者仲也三歸反坫仲於禮也何有以此謀國國安得正而况背義違禮桓公為甚君臣之際不亦陋乎不特是也自太公疆於齊至於宣公蓋二十三傳矣而弑死十有一嗚呼何其甚亂也獻公殺其兄襄公淫其妹懿公宣公皆以淫惡而見弑當是時禮亡義隳豈復知有君臣上下之分哉在景公時齊之為齊趨於弱入於危矣公燕羣臣謂無為禮是何其言之謬法之

蕩也晏子蹴然進曰君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棄禮也力强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殺其君而禮不使也戰國之汚有臣如此亦庶幾焉然而田氏之宗世執齊政賣恩斂惠以懷其民民亦忘齊而歸田氏禮之素蕩義之素蕩魚爛冰銷有不可禦誦晏子之語究晏子之心豈不哀哉孟子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

按諸家春秋不盡擬經然既託其名不容不

錄若葛立方之韻語陽秋崔銑之文苑春秋

緣附不倫斯去之

虞氏卿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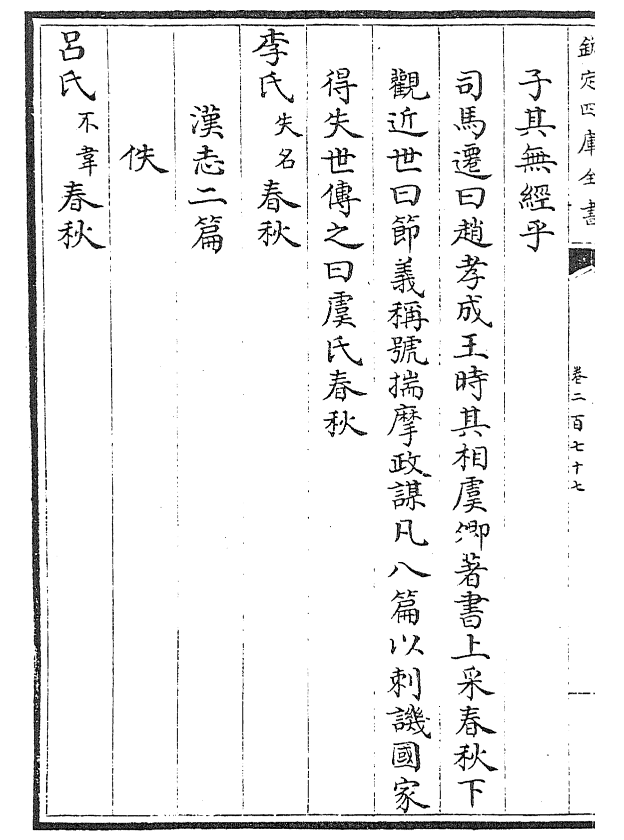
漢志十五篇

佚

孔叢子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無然也春秋孔

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遊說而已亦以為名

何答曰經者取其常事也可常則為經矣且不為孔



子其無經乎

司馬遷曰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著書上采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李氏失名春秋

漢志二篇

佚

呂氏不韋春秋

隋志二十六卷

存

司馬遷曰不韋爲相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賔客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

高誘序畧曰不韋集儒書使著其所聞為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為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為時人非不能也盖憚相國畏其勢耳然此書所尚以道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綱紀以忠義為品式以公方為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裏也是以著在錄畧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尋繹按省

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攺定猶慮傳義失其本真少能詳之故復依先師舊訓輒乃為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

孔穎達曰吕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爾中興書目是書凡百六十篇以月紀為首故以春秋名書

晁公武曰吕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予之時人無增損者髙誘以為非不

能也畏其勢耳昔張侯論為世所貴崔浩五經注學者尚之二人之勢猶能使其書傳如此況不韋權位之盛學者安能忤其意而有所更易乎誘之言是也然十二紀者本周公書後儒著於禮記尚矣而目之為呂令者非也

呂祖謙曰不韋春秋成於始皇八年有曰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此其書成之歲月也

韓彦直序曰士之傳於天下後世者非徒以其書夫子之聖則書宜傳孟子亞聖則書宜傳過是而以書傳者老聃以虛無傳莊周以假寓傳屈原以騷傳荀卿以刑名傳司馬遷以史傳揚雄以法言傳班孟堅以續史遷傳然槩之孔孟宜無傳而皆得竝傳者其人足與也吕氏春秋言天地萬物之故其書最為近古今獨無傳焉豈不以吕不韋而因廢其書邪愈久無傳恐天下無有識此書者於是序而傳之

蔡伯尹跋曰漢興高堂生后蒼二戴之徒取此書之十二紀為月令河間獻王與其客取其大樂適音為樂記司馬遷多取其說為世家律歷書孝武藏書以預九家之列劉向集書以繫七畧之數今其書不得與諸子爭衡者徒以不韋病也然不知不韋固無與焉者也

高似孫曰淮南王尚志謀募奇士廬館一開天下雋絕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橫議蜂起醲詭作新可

謂一時傑出之作矣及觀呂氏春秋則淮南王書殆出於此者乎不韋相秦蓋始皇之初也始皇不好士不韋則徠英茂聚俊豪簪履充庭以至千計始皇甚惡書不韋乃極簡策攻筆墨采精錄異成一家言吁不韋何為若此者不亦異乎春秋之言曰十里之間耳不能聞帷牆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閒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悟南撫多鶡西服壽靡北懷靡耳何以得哉此所以譏始皇也始皇顧不察哉不韋以此書

暴之咸陽門曰有能損益一字者予千金卒無一敢易者是亦愚黔首之甚矣秦之士其賤若此可不哀哉雖然是不特人可愚也雖始皇亦為之愚矣異時亡秦者又皆屠沽負販無一知書之人嗚呼

陳振孫曰十二紀者即今禮記之月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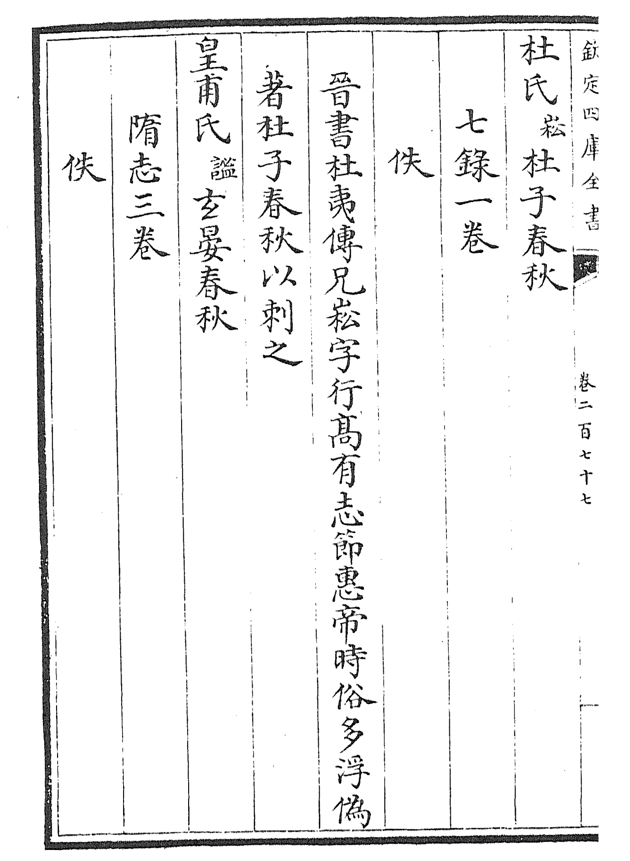
王應麟曰呂氏春秋云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楊朱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以孔子列於老氏之後秦

無儒故也

方孝孺序曰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為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為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即飲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為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而行不謹

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賔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爵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僨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為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道德皆本黄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榖共生為成湯以魯莊與顔闔論馬與齊桓伐

魯魯請比闗内侯皆非其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邪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為相者乃廣致賔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為俗主致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寛也楊慎曰懸金市門莫有敢易者此秦法然耳揚雄乃謂恨不生其時手載其金而歸吾家子雲老不曉事如此



杜氏崧杜子春秋

七錄一卷

佚

晉書杜夷傳兄崧字行高有志節惠帝時俗多浮僞著杜子春秋以刺之

皇甫氏謐玄晏春秋

隋志三卷

佚

臧氏嚴棲鳳春秋

隋志五卷

佚

胡應麟曰棲鳳葢以配獲麟可笑也

王氏道彥百官春秋或作王道秀

隋志五十卷唐志十三卷又宋百官春秋六卷

佚

按初學記引百官春秋文云大駕公卿奉引

太僕執轡大將軍陪乘

亡名氏兵春秋

漢志三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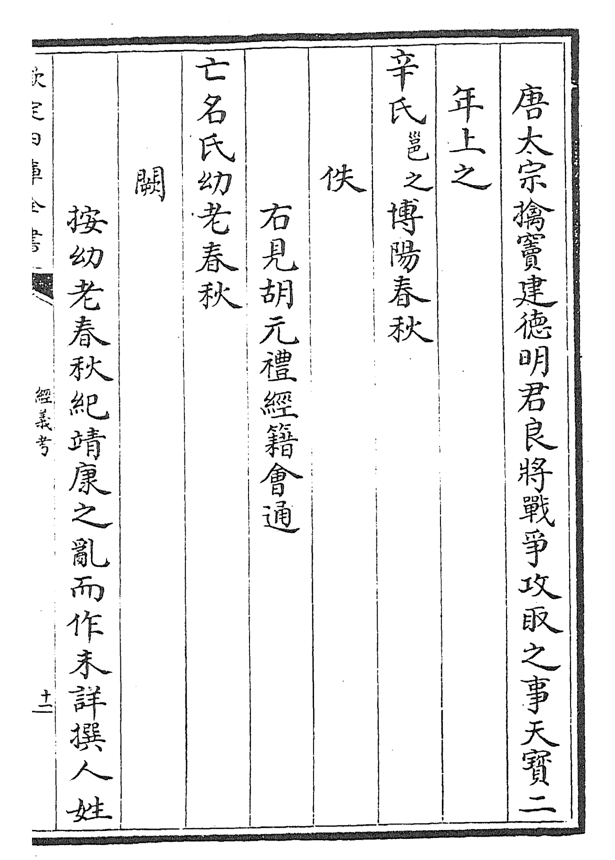
佚

李氏筌閫外春秋

唐志十卷

佚

陳振孫曰唐少室山布衣李筌撰起周武王勝殷止



唐太宗擒竇建德明君良將戰爭攻取之事天寶二年上之

辛氏邕之博陽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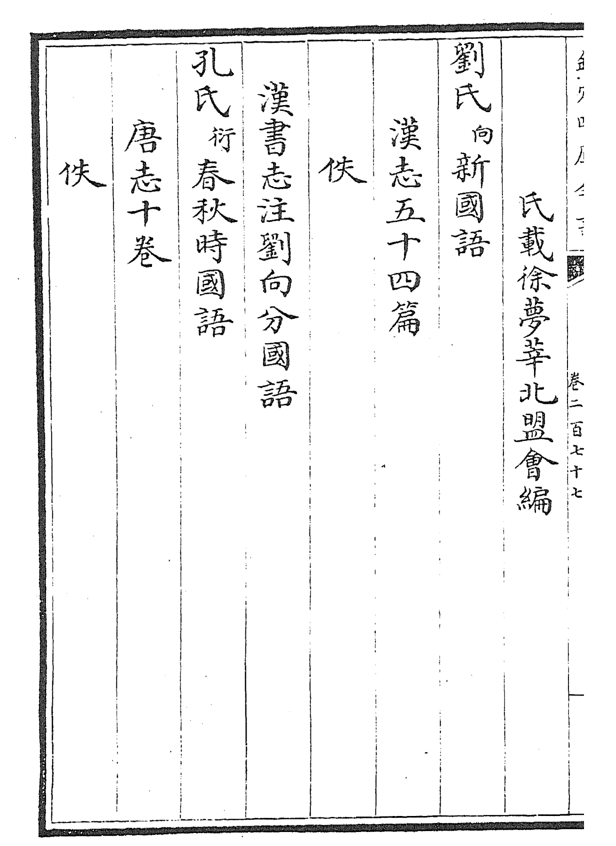
佚

右見胡元禮經籍會通

亡名氏幼老春秋

闕

按幼老春秋紀靖康之亂而作未詳撰人姓



氏載徐夢莘北盟會編

劉氏向新國語

漢志五十四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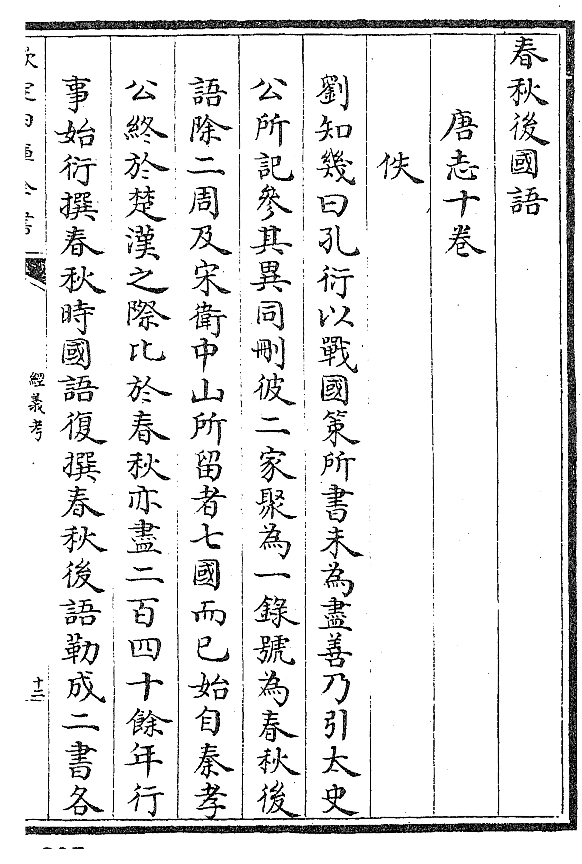
佚

漢書志注劉向分國語

孔氏衍春秋時國語

唐志十卷

佚



春秋後國語

唐志十卷

佚

劉知幾曰孔衍以戰國策所書未為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為一錄號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四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

為十卷今行世者惟後語存焉

楊宗吾曰宋乾道中南詔使者見廣南人言其國有

五經廣注春秋後語

王氏柏續國語

四十卷

佚

柏自序曰昆侖旁薄之廣大前瞻後際之無窮宇宙

之間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以至理獨會於此心可

以知來而藏往可以原始而反終也天開文明河圖斯出聖心默契畫卦造書而後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傳於世後一千八百六十有餘年吾夫子秉道統之傳任述作之責咸黜舊聞斷自唐虞而已夫子豈不欲備上古之淳風考制作之本始探幽賾而昭陽德也顧其荒誕鄙野龎雜殽亂或詭其旨或失其傳非可以立人極闡世教為萬世帝王之法程於是因民心之感以正其情刪詩者所以導其和也因治世之

事以達其道定書者所以立其教也因民用之疑以極其變繫易者開物之書也因亂世之事以悼其失作春秋者立法之書也天地忽否吾道荆榛詩書厄於秦楚烈焰之中漢之儒者不能追亡補逸以足百篇之義乃過用其心於百篇之表矜功衒博詭聖誣經如畫鬼神誑惑羣愚而莫能證其形似大抵翻空者易奇覈實者難工異哉太史公之為書也唐虞之上增加三帝曰黄帝曰顓頊曰帝嚳論其世次紀其

風績驚駭學者以吾夫子之未及知也吁學至於吾夫子而止夫子之所不書太史公何從而知之缺其所不知不害其為學夫子也至我本朝蘇黄門始曰太史公淺近而不學疎畧而輕信朱子屢稱此言最中其病及觀黄門之古史又上極於三皇以伏羲神農黄帝充之若與大傳同以少昊顓頊帝嚳唐虞謂之五帝終與大傳異其輕信何躬自蹈之乎堯舜吾知其為帝也禹湯文武吾知其為王也臯夔稷契伊

傳周名吾知其為賢也吾何從而知之以吾夫子之書而知之也夫子聖人也前聖之相傳至吾夫子而止後學之取信亦至吾夫子而止於吾夫子而止於我夫子不得取吾信烏乎取吾信唐虞之上三皇五帝之有無離合吾不得而信也出於吾夫子之言吾之所信也其或出於諸子百家之書非吾之所敢信也雖百篇之義固不得而追補然其大經大法巍乎粲然如日月五星之麗乎天未見其不足也千載之

下猶未聞有法而行之者以追帝王之餘風尚何求於茫茫不可致詰之外哉春秋之書吾夫子之親筆也其人可信也其時可近也傳之者失夫子之意多矣曾不是之求乃舍近而求之遠棄實而求之虚何邪天地之内一日之間事如沙塵何可勝紀大者無出於三綱五常而至微者亦皆有理三代既遠自漢而下其見於史者十有七不過存一二于百千萬億之中而學者猶罕能盡觀而徧考也我朝開平間先

正司馬公奉旨編成資治通鑑合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為二百九十四卷君臣出治之本天人相與之際規諫之從違刑政之得失善可為法惡可為戒采摭刋削井然有條最為三代以下甚盛之書也文公朱先生以之編通鑑綱目五十有九卷大書為綱分注為目綱倣春秋目倣左傳踵編年之成文還策書之舊制門人李方子為後語精覈明暢發揮本旨羽翼麟經殆無餘藴僕嘗聞朱子曰左氏於春秋依

經以作傳復為國語二十一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盖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尓以建安袁公樞為本末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其錯綜温公之書亦國語之流矣於是考國語之為書始於周穆王終於周定王凡四百八十有餘年止八國之書合一百八十有二章唐之柳宗元乃以國語文勝而言尨好怪而反倫學者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遂作非國語六十七篇以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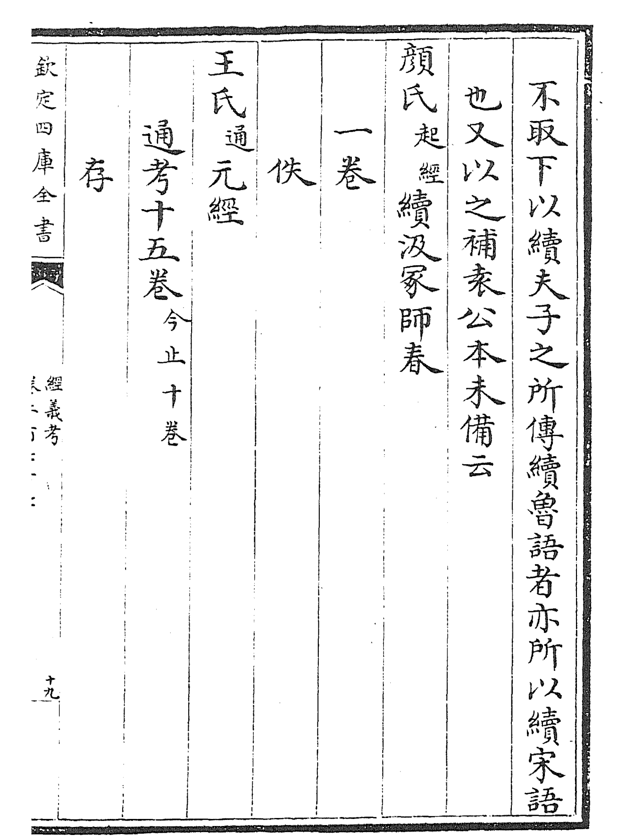
乎世者愈狹而求相於呂化光豈不愚哉司馬公曰國語所載皆國家大節興亡之本宗元豈足以望古君子藩籬妄著一書以非之宋秦公嘗敘之曰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為内國語為外二書相副以大成業凡事詳於内者畧於外備於外者簡於内先儒亦以為然以是知左傳國語不可偏廢表公本末之書歷年幾兩倍於國語而不過二百三十八章或者疑其太簡且病於無所

發明然時益近而事益多此勢之所必至事益多而詞益少此可以見其筆力之精也不觀其博則不知其精不知其精則不切於用為士者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不以經綸自期者亦自遏其躬而已僕因考通鑑之初語即外傳之終語也以是知司馬公之意未嘗不拳拳於外傳於是分門約語附諸儒之論辨編為續國語凡若干卷合若干章以備一家之支流餘裔竊嘗疑之左傳國語文氣不同未

必出於一人之手左傳之文浮國語之文質浮者近於誣質者近於冗左傳多詳事情國語多陳制度然重見者亦少雖間有之而詳畧且異若故相避然此可疑者一也見於春秋者猶有一百二十四國今國語止列其八他皆不足取乎況陳宋衛秦皆大國也亦無一語之可紀何邪此可疑者二也齊之內政不見於經而出於管子先儒皆以為非管仲書疑戰國之士偽為之豈有七百餘年之齊别無他語獨刪節

此書予此可疑者三也漢興之初亦以周之舊典禮
經廢墜影滅諸儒幸得其傳皆欣然存之而不疑司
馬公已定為列國之舊史矣非左氏之文也嘗聞諸
國各有史而不相知秦併六國始盡得之往往私相
傳錄皆非全書左氏文之而為傳國語疑未經穿鑿
者秦其本國也宋衛非秦所滅所以獨無歟自入通
鑑以來周止亡國之語耳非可續也魏趙韓分晉而
晉語亡田和篡齊而齊語亡越已滅吳楚復滅越滅

魯韓滅鄭齊滅宋故國所存惟楚而已吁中原禮義之國帝王聲教文物之地俱已邱墟雖秦楚亦未幾而亡矣此天地之大變古今之奇禍也烏在其為可續哉雖然僕之所續者書也非續其國也誠以國言之魯固亡矣而有不亡者存以吾夫子之聖亘萬世而不可磨滅門人子孫班班於後世遠夷暴君亦莫不欵謁致敬至今猶然雖周公伯禽之封國實成湯微子之苗裔也遂以續魯語為首上以黜夫子之所



不敢下以續夫子之所傳續魯語者亦所以續宋語也又以之補袁公本末備云

顔氏起經續汲冢師春

一卷

佚

王氏通元經

通考十五卷今止十卷

存

通自述曰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董常問元經之帝魏何也子曰亂離瘼矣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且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子曰元經之專斷蓋稟乎天命吾安敢至之哉

杜淹曰元經五十篇列為十五卷

薛收序曰元經始晉惠帝終陳亡凡三百年蓋聞夫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元經天下之

書也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徽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又曰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元經抗帝以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然帝衰於太熙故元經首此振起之也中國盛乎皇始故元經挈名以正其實嗚呼天下無賞罰三百載聖人在下則追書褒貶以代其賞罰斯周公典禮使後王常存而行焉仲尼筆削使後儒常職而述焉收受經於夫子何足以究其潭奥輙為傳解發明師訓之一

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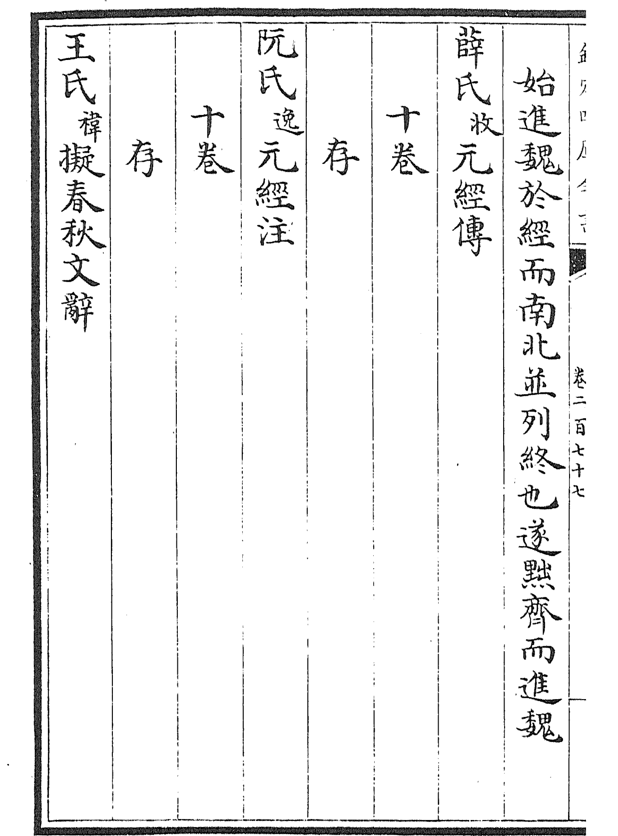
中興書目元經薛氏傳十五卷阮逸學始於晉終於陳如春秋經傳之體疑此非通本書

晁公武曰隋王通撰唐薛收傳皇朝阮逸學起晉惠帝太熙元年終於陳亡子從兄子逸仕安康嘗得其本歸而示四父四父讀至帝問蛙鳴哂其陋曰六籍奴婢之言不為過按崇文無其目疑逸依託為之

陳振孫曰按河汾王氏諸書自中説之外皆唐藝文

志所無其傳出阮逸或云皆逸偽作也今考唐神堯諱淵其祖景皇諱虎故晉書戴淵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於傳稱戴若思石季龍宜也元經作於隋世而太興四年亦書曰若思何哉意逸之心勞日拙自不能揜邪此書始得於莆田繞三卷止晉成帝後從石林葉氏得全本錄成之

王應麟曰元經五十篇列為十五卷自獲麟後歷秦漢至後魏著紀年之書始以晉系正統自劉宋立國



始進魏於經而南北並列終也遂黜齊而進魏

薛氏收元經傳

十卷

存

阮氏逸元經注

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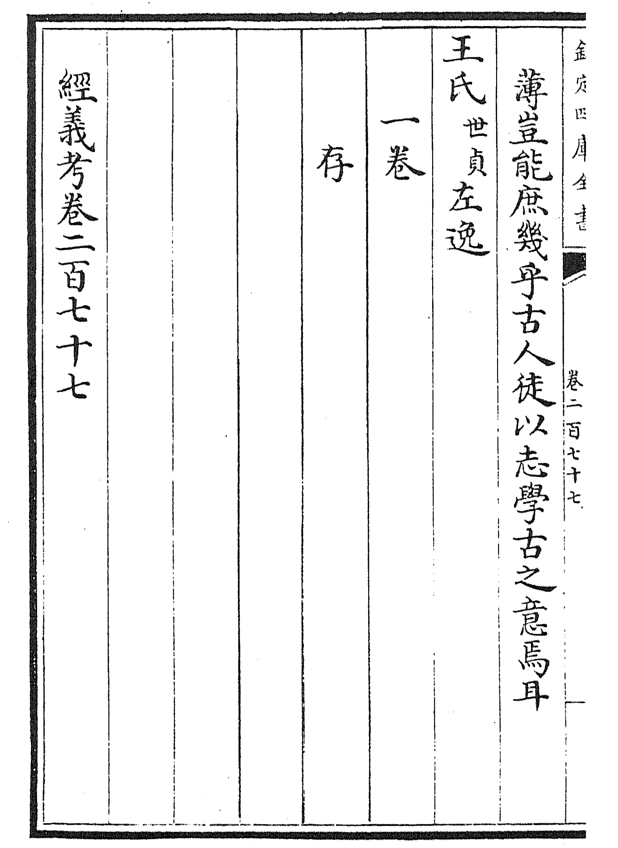
存

王氏禕擬春秋文辭

十首

存集止七首

褘自序曰春秋之世王室之告諭列國之往來專尚乎修辭故閔馬父謂文辭以行禮而仲尼謂非文辭不為功觀乎左氏内外傳所載凡其為辭皆從容委曲而意已獨至蓋是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之久故辭氣不迫非後世專學言語者比也褘之少也喜攻言語之學閒嘗擬為當時之辭若干首顧其辭氣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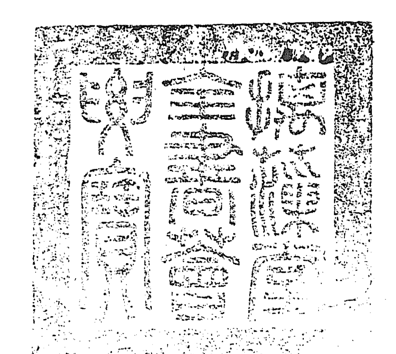
薄豈能庶幾乎古人徒以志學古之意焉耳

王氏世貞左逸

一卷

存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録貢生臣李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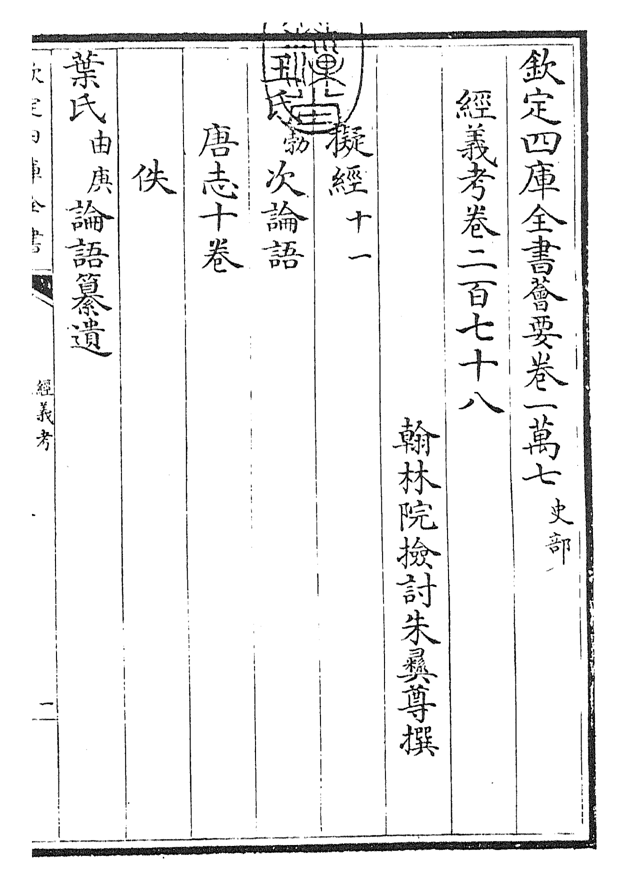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八

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彞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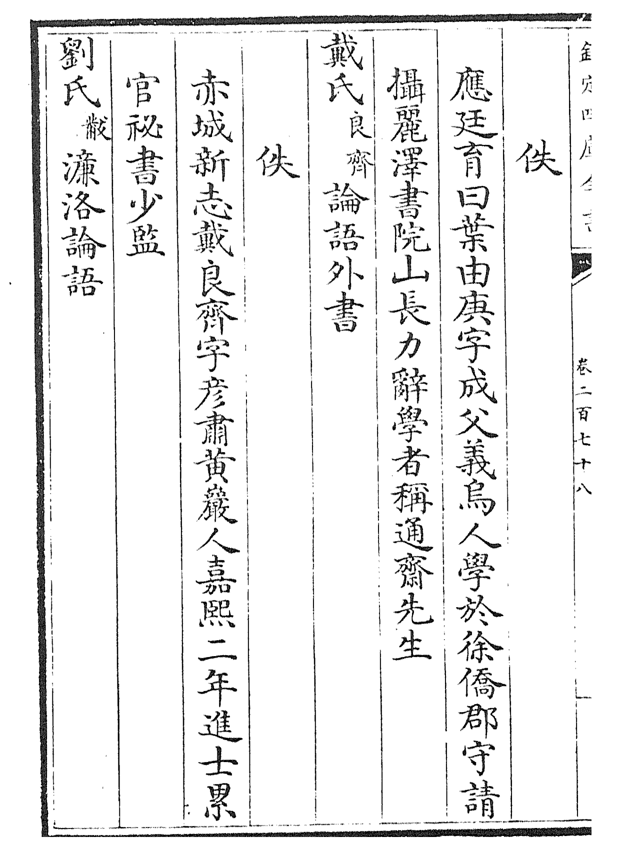
擬經十一

邢氏昺 勑次論語

唐志十卷

佚

葉氏由庚 論語纂遺



佚

應廷育曰葉由庚字成父義烏人學於徐僑郡守請攝麗澤書院山長力辭學者稱通齋先生

戴氏良齊論語外書

佚

赤城新志戴良齊字彥肅黄巖人嘉熙二年進士累官祕書少監

劉氏黻濂洛論語

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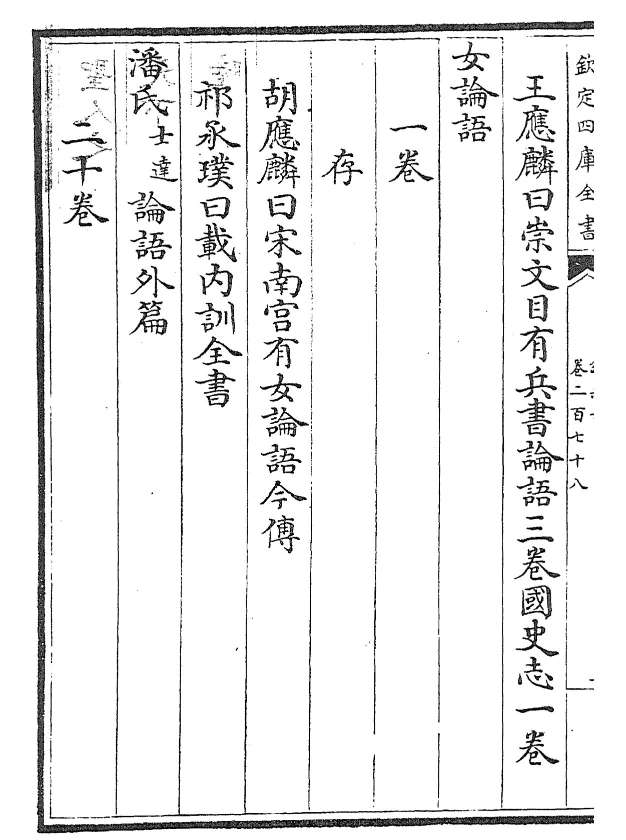
佚

宋史劉黻字聲伯樂清人入太學上書忤丁大全送南安軍安置既至盡取濂洛諸子之書摘其精要輯成十卷名曰濂洛論語官至端明殿學士

符氏彥卿兵書論語

宋志三卷

佚



王應麟曰崇文目有兵書論語三卷國史志一卷

女論語

一卷

存

胡應麟曰宋南宮有女論語今傳

祁承㸁曰載内訓全書

潘氏士達論語外篇

二十卷

存

士達序畧曰聖人欲無言或有言焉非有意於立言也論語一書是也或有意立言焉孝經繫辭是也論語二十篇出於門人所記其語得於親承一言一字宛然如見迥異諸家所載論語而外稱聖人之言而得其真者子思孟子爾檀弓荀卿自附孔子之徒所紀語多不純荒唐如莊夸炫如左其誣聖者固多間有一二事非聖人不能爲一二語非聖人不能言者

即以補論語之遺可也予於校士之暇取豫章李氏所輯論語外篇與諸書所載孔氏之言求其理之正言之無疵者倣論語二十篇遺意自論學以迄聖績各條其類刊布學官葢有論語在則諸書不能混有聖人之言在則諸家之言亦不能混也揚子雲曰羣言淆亂折之於聖諸子之言淆矣而據理以折之則言出於聖者固可師即未必出於聖而不悖於聖者亦不可遺也學者誠能約己之心以會聖人之言因

聖人之言以得聖人之心蘊諸身為實德措之家國
天下為實用或於學術士風少補云爾
陸元輔曰士達字去聞安吉州人萬歷壬辰進士歷
官江西右布政其視學廣東也因豫章李氏論語外
篇本增訂之刋行焉凡二十篇論學第一為政第二
示訓第三人倫第四明經第五儒行第六出處第七
諫諍第八冠婚第九喪祭第十禮樂第十一論仁第
十二治化第十三刑罰第十四綜古第十五程人第

十六衡事第十七博物第十八雜論第十九聖績第二十李氏未詳何人書亦未見

孔子家語

漢志二十七卷

佚別本存

孔安國後序曰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者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

實而切事者别出為論語其餘則多集録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辨流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猶七十二子各共叙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没而微言絶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説之士各以巧意而為枝葉惟孟軻孫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孫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孫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

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斂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亦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禮書於時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弟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簡

合而藏之祕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滅於是因諸公卿士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為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别屬曾子問故不復録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鑒

按安國家語後序疑亦後人偽撰

顔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

中興書目家語自相曾至曲禮公西赤問四十四篇

漢元封中孔安國集録

王氏肅孔子家語解

隋志二十一卷

存

肅自序曰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於學

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

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而謂其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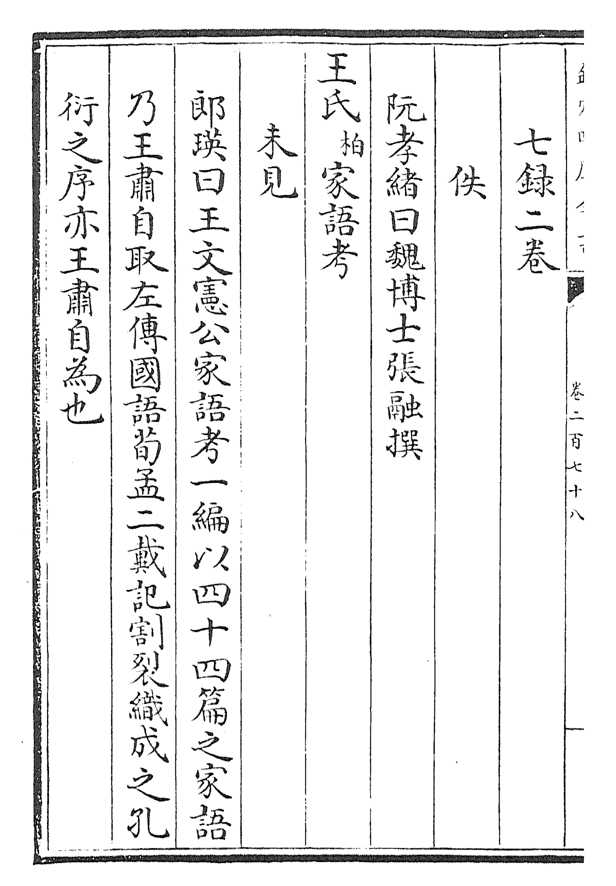
駁前師以見異於人乃慨然而歎曰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辟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故也是以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已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昔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言

天喪斯文故令已傳斯文於天下今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令從子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明相與孔氏之無違也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絶故特為解以貽好事之君子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為誰多妄為之説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止焉春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説者曰堯五載一巡狩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經曰五載一巡狩

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說論五帝各道其異事於舜云巡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寧可言周臨民以十二乎孔子曰堯以土德王天下而色尚黄黄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

馬昭曰家語王肅增加非鄭玄所見肅私定以難鄭玄

張氏融 當家語



七錄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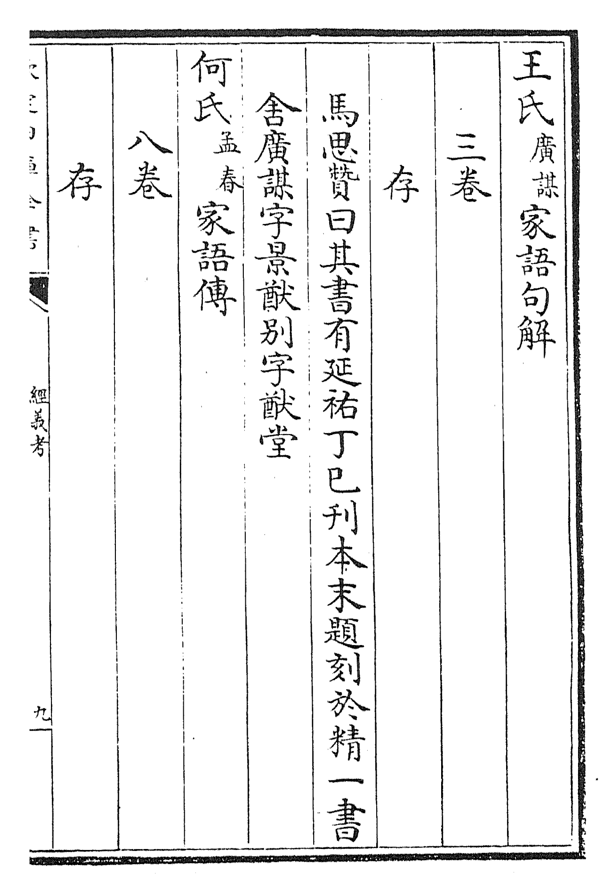
佚

阮孝緒曰魏博士張融撰

王氏柏家語考

未見

郎瑛曰王文憲公家語考一編以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記割裂織成之孔衍之序亦王肅自為也


王氏廣謀家語句解

三卷

存

馬思贊曰其書有延祐丁巳刋本末題刻於精一書舍廣謀字景猷别字猷堂

何氏孟春家語傳

八卷

存

孟春序曰孔子家語如孔衍言則壁藏之餘實孔安國為之而王肅代安國序未始及焉不知何謂此書源委流傳肅序詳矣愚考漢書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顔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唐書藝文志有王肅注家語十卷然則師古所謂今之家語者與班史所志大都劉向挍録已定之書肅序稱四十四篇乃先聖二十二世孫猛之所傳者肅闢鄭氏學猛嘗學於肅肅從猛得此書遂行於世然則肅之所注家語

也非安國之所撰次及向之所挍者明矣虞舜南風之詩玄注樂記云其辭未聞今家語有之馬昭謂王肅增加非鄭玄所見其言豈無據邪肅之論異於玄蓋每如此既於曾子問篇不録又言諸弟子所稱引皆不取而胡爲賛此此自有爲云爾肅之注愚不獲見而見其序今世相傳家語殆非肅本非師古所謂今之所有者安國本世遠不復可得今於何取正哉司馬貞與師古同代人也貞作史記索隱引及家語

今本或有或無有亦不同愚有以知其非肅之全書
矣今家語勝國王廣謀所句解也注庸陋荒昧無所
發明何足與語於述作家而其本使正文漏畧復不
滿人意可恨哉今本而不同於唐未必非廣謀之妄
庸有所刪除而致然也史記傳顔何字冉索隠曰家
語字稱仁山金氏考七十二子姓氏以顔何不載於
家語論語仲弓問子桑伯子朱子注家語記伯子不
衣冠而處張存中取説苑中語證之顔何曁伯子事

廣謀本所無者蓋金張二人所見已是今本以此而推此書同事異辭滅源存末亂於人手不啻在漢而已安國及向之舊至肅凡幾變而今重亂而失真矣今何所取正而愚重為之注不亦廣謀之比乎嗟夫先民有言見稱聖人聖有遺訓誰其弗循孝經論語後幸存此書柰之何使其汶汶而可也此書肅謂其煩而不要朱子亦曰雜而不純然實自夫子本旨意當時書也而吾何可忽焉而莫之重邪論語出聖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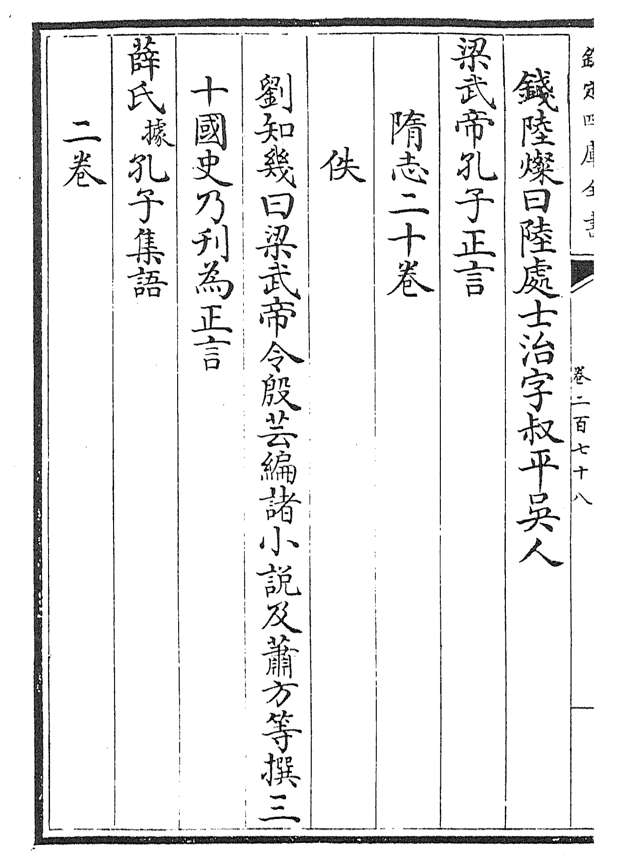
高弟記録正實而切事者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挍以家語所紀歲年子淵死時子魚盖無恙也或以論語為設事之辭論語且有不可信者矣吾又何得以此書之不可信者而并疑其餘之可信者哉學者就其所見而求其論於至當之地斯善學者之益也春謹即他書有明著家語云云而今本缺畧者以補綴之今本不少槪見則不知舊本為在何篇而不敢以入焉分四十四篇為八卷

他書所記事同語異者箋其下而一二愚得附焉其不敢以入者仍别録之并春秋戰國秦漢閒文字載有孔子語者録為家語外集存之私塾以俟博雅君子或得肅舊本而是正焉是豈獨春之幸哉正德二年二月

陸氏治家語注

八卷

未見



錢陸燦曰陸處士治字叔平吳人

梁武帝孔子正言

隋志二十卷

佚

劉知幾曰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刋為正言

薛氏據孔子集語

二卷

存

中書省看詳進狀曰太中大夫尚書刑部侍郎兼給事中兼太子諭德徐經孫朝議大夫中書舍人兼國子司業常挺通議大夫尚書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講劉克莊等準尚書省送下朝奉大夫祕書監兼太子侍讀謝子强等狀申乞爲求藏迪功郎浙東提舉司稽山書院山長薛據所進孔子集語令本省看詳克莊竊見近世伊洛門人各記其

師弟子問答之語謂之語録或者又纂輯諸家所記
彙次為朱氏張氏語畧不厭其詳且盡也論語一書
乃孔門高弟記其師弟子問答之語然孔氏之言滿
天下薛據采摭夫子之語不載於家語與夫莊周列
禦寇荀卿所未録或散於諸子百家之書者集為二
十篇名曰集語其尊師嗜學之志賢於學伊洛者遠
矣此書有益學者委可嘉尚如蒙激賞僉其行誼之
美著書之勤非泛泛比察克莊等惓惓公舉之意見

之擢用可為尊經立行者之勸仍將所進孔子集語付祕書省収藏克莊等不勝幸甚伏候指揮景定元年五月十三日尚書省劄薛據行誼之美著書之勤特與陞擢差遣其所進孔子集語付祕書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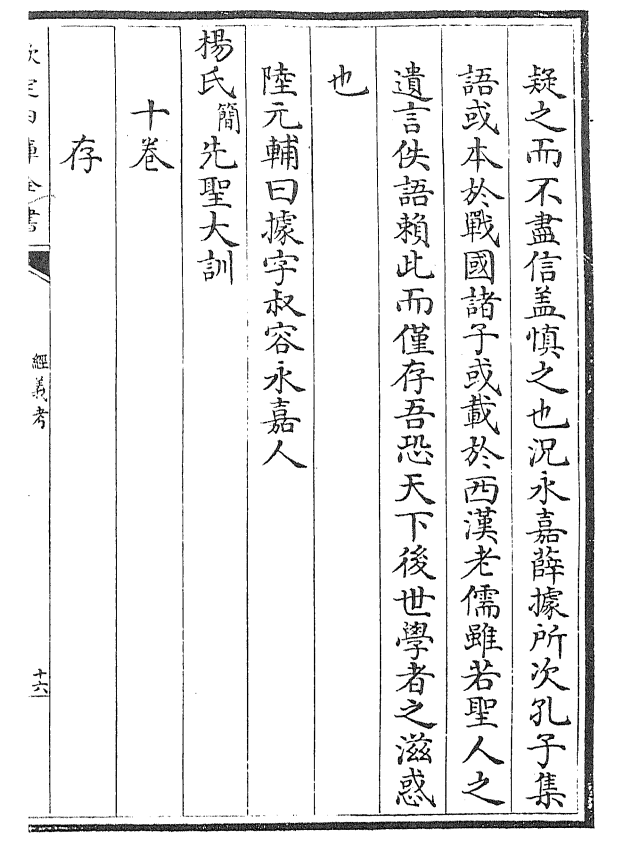
據自序曰聖人之道至大矣其猶天乎三光二氣經其常雷霆風雨霜露緯其變斯人由之而不自知知之而莫能盡于曰子欲無言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然則當時鑽仰之淵騫蓋亦僅得之耳目所接耳

及夫逍遥曳杖之歌作而金聲玉振之響不嗣則其一話一言之記載尚左尚右之彷彿轉相授受奚止百家漢承熳秦滅學之後逮景武之世其去孔子未遠也去曾子未遠也去子思孟子又未遠也董仲舒對策獨推明孔氏令學者知所統一方是時有韓嬰者與董生齊名學詩著詩内外傳數萬言多引孔子言行以為之證仲舒所引悉與論語合嬰所載頗與荀子同又有曾子大戴禮孔叢子所取可謂備而傳

之矣及長讀左氏公羊穀梁荀卿列禦寇韓嬰劉向等書其所記者益衆惑滋甚焉設以為孔子没諸弟子追思料簡止以學而以下二十篇為確邪則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當時蓋擇之精矣豈傳偽者哉遂取諸書所載裒而聚之日累月積浸成篇帙而見於曾子大戴記孔叢子家語四全書與夫載於左氏莊周列禦寇荀卿者皆不與而錯見於漢儒諸書者録之其草創也訂之丞相克齋游先生先生曰

嘻夥哉予勉成之時禮部侍郎遽徑東畘二曹先生十餘年閲列官祕府遂得借書以閲辛卯火祕書之藏逸矣古書有不得盡見者屬南宫下第乃詮次此書為二十篇題曰集語以畢其志世有得而讀之者其猶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金櫝云淳祐丙午孟夏

吴萊曰孔子家語初出魏王肅家觀其言且與大小戴禮相出入而王肅嘗持以難鄭玄世之儒者猶或



疑之而不盡信蓋慎之也況永嘉薛據所次孔子集語或本於戰國諸子或載於西漢老儒雖若聖人之遺言佚語賴此而僅存吾恐天下後世學者之滋惑也

陸元輔曰據字叔容永嘉人

楊氏簡先聖大訓

十卷

存

揚氏雄法言

隋志十五卷

存

漢書雄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乎論語作法言譔以為十三卷象論語學行第一吾子第二修身第三問道第四問神第五問明第六寡見第七五百第八先知第九重黎第十淵騫第十一君子第十二孝至第十三

袁準曰法言錯雜而無主

劉知幾曰仲尼既没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説異辭務為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

程子曰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决

胡宏曰論語乃孔門弟子記諸善言誠有是人相與問答也法言則假借問答以則論語且又淺近特甚

有不必問不必答不必言者

晁公武曰雄好古學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駁不與聖人同是非頗繆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言應之譔此以象論語號曰法言每篇復為序贊以發其大意然雄之學自得者少其言務擬聖人靳靳然若影之守形既鮮所發明又往往違其本旨正古人所謂畫者謹毛而失貌者也

黄震曰揚子終篇稱王莽之勤勞過於阿衡是豈可

鹵善類猶以知尊孔子得名諸儒然自漢武以來孔子之褎顯尊異為已久正不待揚雄而後尊且此時亦非有異端之可闢如孟荀不幸生處士横議之時也迹其言議況多麤淺不過掇拾緒餘以盜名爾

吳師道曰揚子法言十三卷晉李軌注錢佃用國子監治平中舊本刊之當時已用宋咸注增入矣今以四注本考之李注簡宋注詳凡李注本其文詳者皆所增入也其明注咸曰而誤以為李注則佃不考之

過也如正文淵騫篇一段脱三十六字注字訛誤甚多或問提行處或然或否亦有文未斷而復提者其校定豈得為精邪司馬公宋咸唐仲友序附録於後以見諸公之推尊揚子者如此之至仲友畧及其出處而以易之肥遯當之義殊不類蓋亦曲為之辭者

薛瑄曰揚雄之法言王通之續經皆以孔子自擬二子非特不知聖人亦不自知為何如人矣

鄭瑗曰揚子雲擬論語作法言其言曰聖人之經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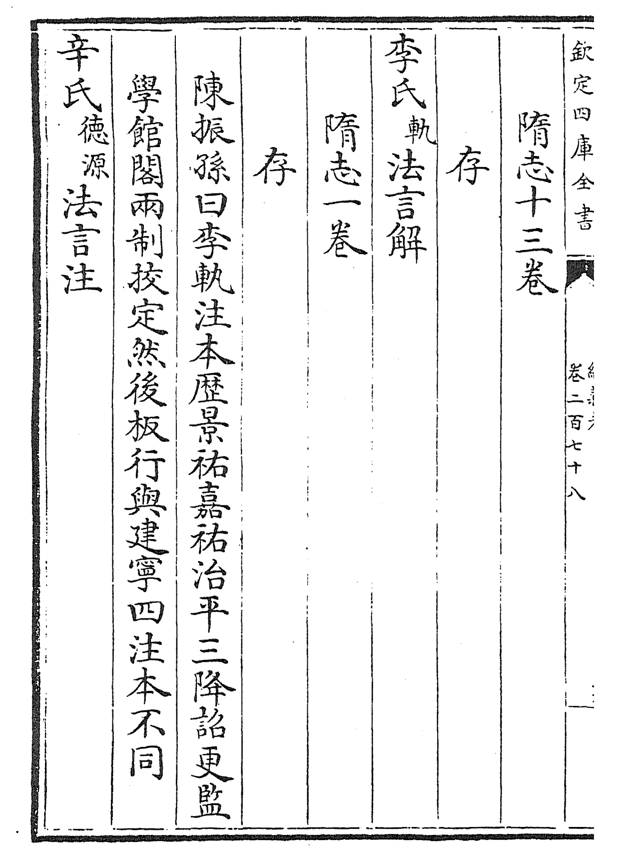
可使易知其意以為聖經亦只是欲使人難知爾殊不知聖經明白易簡初豈有意為艱深之辭哉論語無意為文而自粲然成文乃法言故為艱險至不可屬讀自識者觀之不獨太玄可覆瓿矣

侯氏芭法言注

七録六卷

佚

宋氏衷法言注



隋志十三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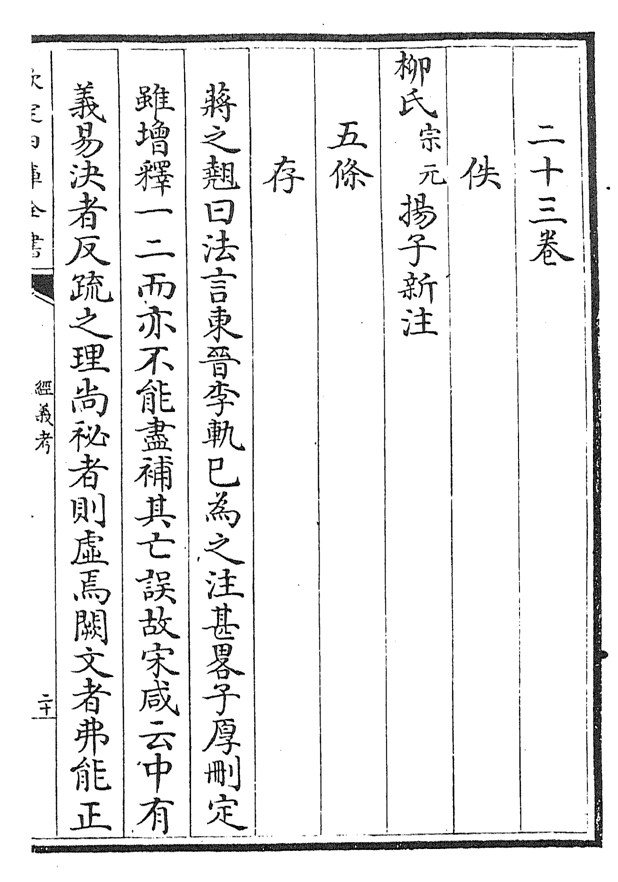
李氏軌法言解

隋志一卷

存

陳振孫曰李軌注本歷景祐嘉祐治平三降詔更監學館閣兩制挍定然後板行與建寧四注本不同

辛氏德源法言注


二十三卷

佚

柳氏宗元揚子新注

五條

存

蔣之翹曰法言東晉李軌巳爲之注甚畧子厚删定雖增釋一二而亦不能盡補其亡誤故宋咸云中有義易決者反疏之理尚祕者則虛焉闕文者弗能正

誦字者乃無辯至於言不詁而事不屬議失旨而舉

失類則其言無足取也

宋氏咸揚子法言廣注

十卷

存

咸序曰太儀之體渾淪無窮者也非夫周服諸家之

論則度舍之紀茲或罔焉欲明緯象不可得也羣經

之文支離寡要者也非夫孔傳衆氏之解則章趣之

會無乃隱焉欲辨綱常不可得也故先儒於聖人之
書所以亹亹而為己任者蓋此爾惟西京博士毛萇
傳詩頗號太畧鄭康成大懼夫泯之弗行思覺於後
故增之箋言而三百篇如也自鳳德云衰諸子繼作
亞聖之譔獨揚孟而已七篇有趙臺卿為之題頗詳
真經有范叔明為之解甚悉惟法言者蓋時有請問
子雲用聖人之法以應答之也凡有十三篇東晉李
軌雖為之注然愈畧於毛公之為唐柳宗元刪定雖

釋二三而不能盡補其亡誤故中有義易決者反疏之理尚祕者則虛焉闕文者弗能正譌字者乃無辨至於言不詁而事不屬議失旨而舉失類已什其手是使揚氏之意尚有所晦學子不能無猶豫也故康成之志咸敢竊而取焉凡裨其闕糾其失五百餘條且署咸曰以別舊貫觀夫詩書小序竝冠諸篇之前盖所以見作者之意也法言每篇之序皆子雲親旨反列於卷末甚非聖賢之法今升之於章首取合經

義第次之由隨篇具析其有難字音切來理盡譜於
後仍條其舊以為十卷雖不能廣翼賢業庶充巾笥
為貽謀之具云景祐三年二月　又進表曰臣聞曾
堂諸子皆宗聖以宣猷漢室羣儒多注書而顯氏矧
遘會昌之旦敢忘釋詁之勤顧塵典學之明庶補傳
疑之闕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前聖既没微
言即淪並行者非先王之流横議者皆處士之輩儒
綱盡弛民極都棼惟鄒國孟軻蘭陵荀況下及劉世

復生揚雄咸能著書更相樹道闢王基於絶代振天爵於羣倫若趙岐之釋孟篇如揚倞之箋荀旨大決宧奥靡留洞疑惟彼法言準夫論語文髙而絶義祕而淵雖李郁亭解之於前柳宗元裁之於後然多疏畧猶或誤遺凡坦然易别之條則五行俱下而詮釋洎卓爾難明之意則一辭不措而闕亡遂使十三篇之旨趣未融數百年之駕説猶昧唐陸德明云注既釋經經由注顯若讀注不曉則經義難明誠此之謂

也臣爰自効官未嘗廢學因念子雲之業葢紹仲尼之綱比緣從政之餘輒恣討論之究增加剖理庶所詳明然聖人之門誠難言而是戒況愚夫之慮或有得而可収恭惟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道冠先天業恢長世若唐虞之稽古監商周而右文雖祕藏之多俾加於釆正在小說之異罔忽於棄遺臣是敢肎冒邦刑仰干天聽終篇稱善儻垂衡石之觀以文化成願廣鴻都之教臣所重廣注

揚子法言一十卷謹繕寫成三策隨表昧死詣東上閤門投進以聞臣黷犯宸嚴無任屛營激切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景祐四年十月十六日給事郎守祕書著作佐郎

陳振孫曰法言十三篇篇各有序本在卷末如班固叙傳今本分冠篇首自宋咸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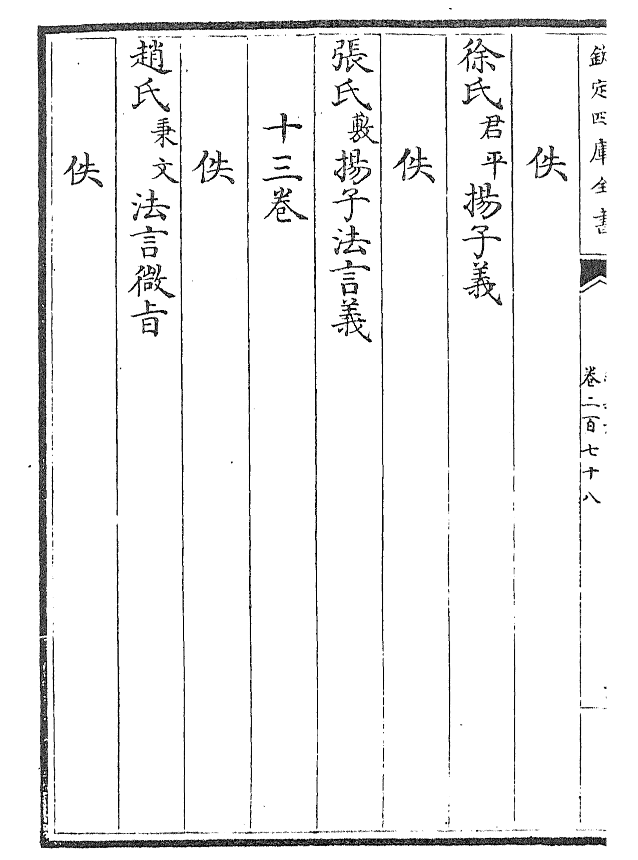
司馬氏光集注揚子十卷

存

晁公武曰温公集晉李軌唐柳宗元國朝宋咸吴祕注公自言少好此書歷年已多今輒采諸家所長附以己意名集注李祠部注本及音義最為精詳宋吴亦據李本而文多異同今參以漢書取其通者以為定本先審其音乃解其義云

劉氏絳揚子大義

一卷



佚

徐氏君平揚子義

佚

張氏敷揚子法言義

十三卷

佚

趙氏秉文法言微旨

佚

秉文自序曰揚子聖人之徒與其法言太玄漢二百年之書也漢興賈誼明申韓司馬遷好黄老董仲舒溺災異劉向鑄黄金獨揚子得其正傳非諸子流也予既整輯太玄舊聞法言有宋衷注亡之今世傳四注柳李二注十釋一二宋吳二注頗有牴牾其十二注中數家大抵祖臨川王氏無甚發明又多詆忤而不中其失獨溫公集解徧采諸本微辨四家之得失斷以已意十得七八矣其終篇詳辨揚子得聖人之

行藏為得其正實百世之通論也故今斷以集解為定然法言之作雖擬論語不同門人問答先後無次乃揚子自著之書也不應辭意不相連屬其命名自序思過半矣或先義而後問或後答以終義或離章以發微或終篇以明數旁鈎遠引微顯志晦川屬脉貫會歸正道今所謂分章微旨者非敢有異於先儒也但使一篇之義自相連屬穿鑿之罪予何敢逃萬一有得微旨于言辭之表者或有助於發機云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八